

瀏陽縣志卷二十二

藝文二

記

宋

歸鴻閣記

縣令楊時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久弗不治畜豕之所游颺  
狃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爲穢墟予一日曳杖躡履  
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榛薙蔓而嘉木茂  
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之棄材爲  
閣於其上旣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目而望微雲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一

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昔人目送歸鴻  
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閣也始子以飛鷄名其  
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  
中毋乃齷齪而受變於人歟予警然不答隱几而臥俄  
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人履步任之邱居環堵之室雖  
有離朱之明視不過尋常踰闕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  
泰山之崖游崑崙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  
爲小矣夫閣非有加損也而所遇不同見亦隨異焉其  
所以見者雖晉矇不盲也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  
乘飛雲御冷風上闕青天子其以是爲卑乎是未知各



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蓋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況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齷齪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梏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退予顧謂二三子誌之鑱諸石

歸鴻閣記

張 棻 綿竹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淳厚民不識干戈有儒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

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以濟非鞅之術舉世風動雖鉅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其說一出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詐詭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異端之禍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先生任諫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去配享當時餘邪猶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議論一正於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豈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況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缺乎瀏陽實



潭州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及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張公才邵來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葺公舊所爲歸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以慰邑民之思去而不忘也又六年遺書俾記棫生晚議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之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幾向慕之萬一云爾

重修遺經閣記

楊萬里 吉水

遺經閣者潭之瀏陽李氏庠書之地也重修者李君之傳也閣之址故在縣之南之傳所居之西偏成於隆興甲申者之傳乃祖致政君彥從暨乃父德廣也初取鄒魯之諺以名之復爲文以記之者蜀人施君淵然少才也旣扁之以三大字復與侍講南軒先生張公數十人賦詩以華其紀者今待制侍講晦菴先生朱公也歷年一終再厄鬱攸致政君歎曰災之攸興不以其近市故耶淳熙丁未一日迨暇攜賓親若子孫步自縣南而北至半里所得其地於巨湖山之旁幽邃演迤改築有日矣而父祖相繼以逝之傳旣長刻意嗜學慨祖父之齋



志未攄則又喟然曰是閣不建之傳不名爲人子爲人孫矣則惡衣絕甘圭積黍絜匪閣弗思匪閣弗咨匪閣弗爲紹熙癸丑始克落之厥址方正厥廬高涼自地視閣歸在天半自閣視地濬在谷底湖鼎三峰五山相望排霄爭高摩肩竝馳後先低昂互爲崛奇一邑之勝無能出其右者牙籤萬軸漆書萬卷是物是儲則又喟然曰舊記及諸書皆命代無煩乎作也新記微江西誠齋楊先生莫可於是不遠千里走書介予門人安福劉儼以謁於予予謂儼曰爲我寄聲李氏子孫竹萬箇木千章橘千頭田萬頃粟帛玉金固不禁也世之遺子不以

是遺而以奚遺今李君致政父子之遺爾子孫不於其貨於其書不旣左且異乎雖然不有以左乎彼不有以右乎此不有以異乎今不有以同乎古矣子其爲我賀李氏子孫之遭也不甯惟李氏子孫之遭也亦爲我賀致政君父子之遭也不甯惟致政君父子之遭也亦爲我賀茲閣之遭也致政君名作乂淳熙甲辰遇東朝慶壽恩授迪功郎致其仕德廣名日南之傳字夢符蓋三世以學行有稱於州里云紹熙甲辰閏月五日記

元

瀏陽州州官題名記

歐陽元

縣人



元貞元年乙未瀏陽以縣陞中州置建達魯花赤知州  
各一員正五品同知三員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常鑄石  
題名於州治而石非堅良歲久將壞至正四年甲申同  
知賈閻實來其父孛老先居是官顧瞻父名懼湮沒歲  
滿將代請於監郡長沙郡守孫朵羅及諸同寮官以已  
資得貞珉改刻之謁文於元在至順中奉詔修皇朝經  
世大典戶部以天下版籍來上因攷南中州戶口惟瀏  
居最瀏之長貳銓衡常慎其選三十餘年之間賢能常  
多積官至宰執者有之就任擢風紀者有之至於父子  
先後來宰是州斯則承平之盛觀也兩漢牧守子孫相  
繼史臣書之以著世祿亦以勸忠孝焉孝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終於立身身立名揚卽所以報君親也固願蒞  
斯土者率以是爲心則是記之作豈不足以勸方來歟

道州修學記

歐陽元

今上皇帝卽祚初年特召天下興學除儒者科徭歲辛  
巳改元至正是歲復科舉取士法四年甲申中書奏用  
六事課最守令而以興舉學校爲第一事焉於是郡縣  
吏莫不精白承休祇若明詔五年乙酉冬番陽吳侯肯  
來爲道州總管府判官適總管缺員侯由文學掾發身  
郡長貳請以提舉校官之任屬之侯不獲辭一日詣謁



路學視其內外棟宇歲久朽腐大半升堂詢之耆儒咸曰此故宋舊學也二百餘年之間雖嘗繕修不過因厥簡陋外施丹堊而已侯聞惕然將出學門周視其址前臨通衢外瞰濂水有橋曰雲龍與廟門相值勢甚衝突行人憧憧貌弗肅侯視廟西偏固有餘地退謀諸心徒廟近右使橋居左勢順而安明日與僚佐議之議既克合進教授及諸生而告之曰道州爲子周子之鄉其學校興廢於四方觀瞻所係甚重今郡學頽圯過者駭焉將何以追當道之責乎眾曰作新維命乃以禮獎率郡故老出資以襄斯役於是鳩工集材丙戌冬禮殿告成

丁亥夏適隣境有寇時苦徵役士疲於奔命幾至中輟八年戊子春高昌偁公玉立由進士第僉憲湖南按部命以府帑贖金若干以助經費材用豐裕內外咸徹新之禮殿舊爲四楹廣爲六楹明倫堂亦如之左右列置齋舍凡若干楹皆斥大其制應門飛翬兩廡跂翼中庭兩階楹以文石廡壁從祀繪像弗稱侯捐俸以倡雕飾一新濂水逶迤西來櫺星中門洞朗軒闕迎揖其廟雲龍橋蜿在東有遜避之狀若脗合堪輿家言者略會其費中統楮幣以錠計二千五百有奇繼是生徒雲蒸課講日嚴士習丕變一日侯因公委偕濂溪山長戴君世



榮具顛末抵瀏上謁元請紀休績播諸金石謹按道之  
爲州禹貢荊州之域秦以來屬長沙郡東漢爲零陵郡  
吳爲營陽郡齊爲營道郡梁爲永陽郡唐改南營郡尋  
改道州宋因之皇元爲道州路道之得名相傳因營道  
二字見於戴記山有是名而州遂名宜非偶然者子周  
子得孔孟不傳之緒爲百世道學之倡實生道州豈偶  
然哉宋仁宗改元明道僅及二載元年程伯子生二年  
程叔子生伯子之卒大臣文彥博表之曰明道先生二  
程傳周子之道者也以是推之州之改名年之改號擬  
議雖出乎人謀默定又存乎天意觀於周程可知矣我

仁宗皇帝繼述世祖皇帝之志以德行求真儒以道學  
程舉業定宋九儒從祀孔子廟庭而周子居首尋封爲  
道國公直以道字屬之欽惟仁宗皇帝毓聖之地實在  
縉山卽古之儒州也國家崇儒重道大盛於仁宗而生  
於儒州周程爲道學之宗或生於道州之地或生於明  
道之年意者天地之生聖賢雖不盡然其有然者蓋有  
深意寓夫其閒今道之路學新矣爲道州之士者居儒  
先之鄉玩大極之圖讀易通之書儒先如在目也語曰  
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上思無負於聖朝興學之詔下思  
無負於郡侯作新之政庶幾無愧於道州之令名矣吳



侯既新是學請文於元元強顏執筆以敘其概至論聖賢之生皆若預定是蓋天人之際理氣之會有數行焉其來已久非元一時之私言也至正八年八月明

瀏陽縣儒學記

湯熒 縣人

洪武元年春王正月潭州隄守滕思勉入覲回祇順德意勵翼學校務欲啓迪治機時史公仲良爲吾瀏守躬服聖軌以倡餘民日夕顛至學宮先是王公伯昭爰始爰謀功專草創劉公伯奇繼之爲治日淺而吾史公克承厥勳不以爲艱州判陳均佑吏目王大章寅謀贊功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八

適底成績於是堂殿門廡式侈以完文章黼黻式像以昭宮牆內外工力所及舉以法故光復舊觀然而經營有序計畫有方不棘不回吏不棄功民不告勞釋奠之日濟濟洋洋觀禮垣門大小咸說惟昇平時修廢舉墜咄嗟可辦而猶有因循失職者今也構材用於灰燼之餘資工力於荼毒之後使人見之巍然燦然備於規模器數之間者聖人之靈歟古者學校之設自王都以至侯國一而已天敘天秩天子至於庶人理一而已時有古今而此理之出於天命者無古今學有興廢而此理之存諸人心者無興廢故其所以爲教者豈強其所無



於性命之外哉明善以復其初而已善者百行之原學者首善之地書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道盡民生遂師道盡人倫明史公於開創之初而能以文教爲急上不失國家之心下不失士民之心且能使士民咸知琢磨令範敦行而不怠賢矣哉瀏爲龜山先生過化之邦素稱多士嗚呼沿河洛溯洙泗先生一人而已城南文靖故蹟在焉史公營治學校先泮池次書院蓋欲俾吏於士者知有所法仕於儒者知有所宗云

儒學記

陳方

廬陵

國朝內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所以教人育才必底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九

於成以待用者也然內之教惟收外所教之成功而外之教實爲內所教之基本則凡知一郡一州一邑者所宜急務可一日少追哉湖廣潭之瀏陽舊爲州今國朝洪武戊申史希賢知州事學仍其故明年己酉改爲縣知縣陳宗銘始修之而未備暨府別駕斯侯干繼修之始用完固迨今有年雨淋日炙蟲齧蜂嘬完者闕固者朽偃仆日寢以甚廟焉曷以安神堂焉曷以示教齋焉曷以講習成化丙戌余同寅夏公至見而病之欲經營修葺而弗果適蜀之榮昌袁相以是歲六月筮仕至廟謁竟深加歎曰學校之責不在茲乎遂與訓導羊城曾



瑜協謀節省冗費市材木陶磚甃命工葺理之自文廟  
兩廡戟門內外一用蓋飾朽者易之什者起之缺漏者  
補之經始於是年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二月煥麗堅緻  
不異新創余以督學至瑜具以是告并以記請吁學校  
之政舉之固難而學校之修功亦未易夫自青衿之有  
歌絃誦之無聲古尙刺之況後世乎蓋降衷秉彝民所  
固有拘於殊稟狃於殊俗於是始有賢不肖之異古先  
哲王有憂乎此而教興焉三代之隆莫尙矣雖煨燼於  
秦黃老於漢而天理民彝之不可泯者萬世終在何者  
人之性也在於心則曰仁義禮智而已見於人倫則曰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師之所以教者此耳學  
之至則可以希賢希聖不至亦不失於令名時焉而行  
掇高科躋膺仕兼善天下在是也時焉而止尙吾志樂  
吾樂獨行其道在是也若夫汲汲焉徒事乎章句之末  
記誦之餘以媒利祿者亦不知今日之所知何以爲大  
學之基本他日之所行何以收小學之成功也相發身  
科目由邑學而陞大學凡若予言蓋飽聞飫聽久矣旣  
飭學以爲教之地復振德以培教之功吾知瀏陽之士  
其將大有成也可立以俟是爲記

飛鷄亭記

王獻芝



夫飭法經籍變風崇化平賈規制敦禮興農令之任亦瑣矣龜山之治瀏陽也賑荒緩徵不避上譴時尤詘也而飛鷄亭義何取乎或曰鷄小鳥也飛不數尺言乎其棲之易也或曰鷄之飛也而躍如在前言乎斯道之昭也或曰亭寄怡也而飛鳥鳴焉言乎其止之暫也義亦悉矣歲久而治遷亭亦莫之知也嘉靖甲午春二月予以使事經瀏陽同年固安蘇寒村志皋實令是邑入其境則耕叟相望野無榛蕪知重農矣入其郊則少長有序吏胥效恭知有禮矣觀於庠則廡楹維新菁莪濟濟知重化矣察其俗則人道漸經鬼道漸微知移風矣稽

其賦則倒甲有冊積弊頓清知明籍矣乃喟然歎曰瀏陽有龜山之遺乎因訪其亭則寒村毀淫祠而新之者也址於治右廣三楹圍以垣牆植以竹木時或延賓退思且示景賢也命予記之夫施於堂而思於室非有警心之助乎則怠偏生而政或幾乎息矣亭曰飛鷄有不因名而思人則往而勸來乎將有爲也皆不可以不思不可以無所企仰前修超然神會飛鷄可以缺亭乎是爲記

龜山祠記

知縣

毛

鵠

歲辛未鵠叨上命領部符篆爲長沙之瀏陽縣輒常惴



惴瀏陽宋龜山楊先生治所先生舉熙甯九年始於此  
終於龍圖閣直學士其命脈存於道體忠烈著於朝廷  
德澤流於黨族而無弊者鵷何似也而可踐其職耶比  
至乃見吾瀏之澆樸未消浮僞不長而先生之風化尙  
殷鷓不與其力而饗其功先生豈欺我者哉是以忘其  
憂且愧而反怡以樂也蓋自先生之後豈無崇報者哉  
相去六十餘年建安張君才邵來任於此治先生所建  
之飛鷓亭改曰飛鴻閣像先生而祀之丐諸南軒張先  
生之文以爲記是推前人之美而志瀏陽之思也宏治  
乙丑治瀏者徙學宮於縣之西先生之祠亦附焉惜乎

隘而不宏鷓不忍於不顧也議以龜山書院鼎建之請  
於都御史秦公金巡按御史張公輪提學副使張公邦  
奇分巡僉事謝公廷柱長沙知府陸公相皆是之典史  
前監察御史雷宗則綜之耆老黎元紹則監領之是以  
財不賦而羨工不費而眾拓其湫隘者爲亢爽之地築  
宮於其上設像於其中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息之廬  
肄業之舍出入之門莫不以序焉經始於正德十年二  
月落成於十一年十月崇祀先生有所矣於戲先生  
之道在在皆是豈獨瀏哉自其浮沈州縣蓋四十七年  
而擢居諫垣僅九十餘日宗程派之正黜王學之非而



純於文阻燕雲之師震高麗之主而練於武啓湖湘之利而主於仁排靖康之議而斷於義其有功於世道者類如此是以崇祀於孔庭追悼於欽宗獲傳於豫章而天下後世崇之無斃瀏若不足道者特以瀏人之懷惠吾黨之承式者自不容於已矣後世以來苟能講先生之遺文以致其知體先生之遺事以踐於行使修於家爲良士施於國達於天下爲良吏則今日書院之建豈小補哉鵠自入覲南歸濫獲高州府判之遷邇欲告以東之而瀏人來請曰願爲之記顧鵠之陋焉敢與南軒相先後哉姑述所聞見以記之

儒學記

徐 熿 大倉

七十子喪大義乖趨所賴以維良心於不忘者學校是也其維學校於不忘者孔子之廟是也皇祖痛勝國之亂汨人心於污濁廓而清之維新之風薄海內外王猷恢張聖緒炳耀而遐陬逖區咸指之趨肆羈縣有學學有孔子之廟夫然後過廟而趨者咸曰孔子夫良心既汨之後知孔子或寡矣與有知者甯不惕然而思乎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蓋傷之也故自大賢以下鮮有不待聞見而興焉者夫良心在我始若不待聞見而興而興者或出於聞見則聞見之內居多焉



人已汨其良心而不復求之聞見之間其終也已嗟夫  
人心未嘗無孔子也孔子既沒吾心之孔子遠矣而使  
聞見復無孔子則吾心之孔子不益遠乎故祀孔子有  
廟將使遇孔子於耳目而求孔子於心者也聞見之實  
物也廟存而孔子與存廟亡而孔子與亡孔子之存亡  
卜於廟而人心之存亡卜於孔子然則廟也者良心之  
大端所寄寓者也豈直爲竭虔妥靈輝映威麗已哉瀏  
分邑古長沙居衡嶽之陰昔龜山先生所尹也宋元朝  
咸設有宮牆祀孔子之所洪武初知州史希賢飭之兵  
燬之餘制稍稍云備然在縣治之東也宏治末始遷之

西歷四十餘年而構裂贅敝嘉靖壬子鄭子來令茲邑  
謁孔子孔子之廟則已寢失其初矣乃喟然曰我高皇  
祖觀厥人文以化成天下也惟孔子以維人心之良而  
德業維新也亦惟孔子孔子之祀於瀏也若茲哉振墜  
飭蠹有司莫先焉吾安知有升斗之祿於時瀏之民引  
禮官周文郁者聞令言輸資而共職奉厥繩畫爰諏日  
而鳩工程能撤腐剔蠹木者聚材圻者實土匠者斲陶  
者埴金者燬石者礪繪者彰施於五采凡幾越月而告  
新焉敷文街之北爲櫺星門門之北爲兩廡廡之北爲  
孔子之廟咸革而鼎之煌如矣鄭子乃竭虔釋菜於孔



子始妥厥靈而瀏士民見孔子之廟如故者自鄭子始  
明年曠奉命筮仕長沙以公入瀏知鄭子者也與諸生  
告之曠乃進諸生告曰知鄭子之所以新廟者乎廟之  
圯也風雨鳥鼠爲之也吾人之有良心亦猶是也方其  
初也廓而有容制之宏也明而能通牖之啓也任則克  
勝材之良也震撼不傾址之固也炳煥有文飾之華也  
茲皆吾心之故物也所謂孔子也逮氣交而蔽情薄而  
決則宏者隘啓者塞良者蔽固者解矣華者駁而無章  
矣其爲吾心之風雨鳥鼠也不旣多乎而昔之孔子安  
在哉罔罔焉莫知所以新之非鄭子新廟之初意也故

鄭子之新廟也新吾耳目之孔子者當求新於吾心之  
孔子博而學之材之聚也納而履之士之實也修而治  
之匠之斲也糾而結之陶之埴也員以鎔之金之煅也  
方以齊之石之礪也禮以將之樂以和之繪人之彰施  
也而吾心之孔子厥惟新矣由此以孝於家由此以忠  
於國由此以垂於不朽是謂孔子之道是謂新心之學  
不然匪心之是新而徒逐逐於功利富貴之間猶廟之  
圯也而病於孔子者大矣茲鄭子之戚也鄭子名汝清  
鄉進士試令閩人



道吾山記

知縣 韓 燦

環瀏皆山也峻特奇聳望而知爲靈岫絕嶠者則惟道吾世傳唐時宗智禪師至瀏入山未及巔巨石當關遂跌坐石穴有白衣老人自稱山中娑伽龍作禮曰師爲開山祖待師久矣師曰吾志惟此道成吾矣俄而鞭霆掣電石裂道開因誅茅卓錫以道吾名其山會唐帝疾榜召醫白衣老人入奏曰臣潭州道吾山娑伽龍也帝疾翌日必瘳語訖騰雲而去已而果然乃敕建護國興華大禪寺封白衣龍王立祠潭側事雖不經而祖師巖老龍潭數方外靈蹟者數百年未歇也歲甲辰四明史

殿撰過瀏要予遊遙而望之飛泉噴沫匹練橫空霜烟助潔日星亂采奇勝殆難名狀入其山陽關陰闔偃蹇道傍者雷劈石也屹屹峰左下銳如錐躋其上而心若懸旌者定心石也揶揄天半振衣而星斗可摘者五老峰也石級齒齒蜿蜒而上視先登而頂踵相摩者七星坡也登絕頂則棋盤石在焉手談已歇方罨猶存感河山之一枰悟興亡於彈指於斯時也則有憑弔歛噓愴懷千古者矣凡此皆道吾之勝概而游人之所取資者至若層巒疊嶂擁護城郭龍湫鬻沸灌溉民田歲旱禱祠輒奇驗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是又有功



德於民非徒一邱一壑供逸士之盤桓已也元明以來  
歷遭兵燹近僧無盡雲棲斯土大暢宗風四方緇流駢  
集飛爐鐵螯峩然改觀信乎茲山之靈有以永之也予  
與諸君旣賦詩紀勝又以法嗣之請因次爲記云

燕甯館記

韓 燦

燕甯館者爲行旌至斯者建兼爲吾民計也邇者兵興  
旁午糧餉日迫行旌往來旣所不免而向之行署又廢  
勢必除館於民舍於體固褻於民尤病爰出歲俸購基  
址庀材鳩工不匝月告成公治有堂退食有寢週遭有  
垣吏胥輿臺之屬各有舍竣之日邑人士環集而觀之

或歌曰館之堂榱橰晃晃行旌去而可以穀我羣蒼予  
曰善敬受命或歌曰館之甬砥矢童童賢士大夫以時  
晉接其中予曰善敬聞命或又歌曰館之門洞開熒熒  
可以豁侯心可以逗貴人可以陳詩納賈進父老而勤  
其謀度與諏詢余避席曰命我者蔑以加矣足副予建  
是館之義矣言未旣有龍子昇者以修邑乘故請名其  
館以志余曰是奚足志龍子曰是館也公以燕息平行  
旌實以甯我百姓也烏乎不志予曰噫如子言卽以燕  
甯名之也可龍子又請記予曰是奚足記龍子曰是役  
也役不煩費不擾足以勸後之興創者弗厲民而甯自



厲也予曰噫如子言又烏可不記

石霜寺記

韓 焯

瀏之南有石霜山南接醴陵北瞰洞陽巨觀也其名石霜者以山峻水激觸石噴霜故也又名霜華崇唐敕也唐僖宗時慶諸禪師開法茲山聲動帝畿天子遣中使賜紫衣不受乃爲建禪林敕額崇勝寺殿高九十尺佛七十尺監造者裴相休也僖宗天子祝髮於茲卽傳燈所稱普聞禪師是今山澗有大子橋其遺跡也法席之盛食指萬計中有高人八百常坐不臥屹如枯杌故有枯木堂其東偏有遺笏堂者裴相參禪而遺笏以鎮山

也傳開山時僧苦遠汲忽夜聞虎吼詰旦視崖閒石壁上有虎爪痕泉五道噴出如沸名虎爬泉蓋道力宏遠猛獸亦爲效靈也寺前柏一株有拔之者慶諸遽止之柏旣左欹卒不仆枝葉繁茂如故曰左鬢柏他如定光巖鹽醋井靈跡類班班可考雷遷塔道吾宗智塔也宗智爲達摩法嗣其徒慶諸歲往道吾掃塔一日向塔叩曰弟子耄矣不能復來是夕雷雨大作遷其塔於石霜寺側靈骨顯化石亦能飛其神異莫測如此爾時僖宗敕賜香火田三千畝以供蒲塞桑門之饌猗歟盛哉慶諸諡號普惠塔曰無相遞及宋仁宗時慈明爲汾陽嫡



嗣大興佛法繼繼承承如琳如永如珂俱載燈錄去寺五里許有伽藍廟廟內古鐘擊之則作殃崇異甚山中勝跡如錫杖峰象王峰獅子嶺惟九龍庵湮沒不存余鞅掌簿書未暇討求聊綜石霜志略以紀其遺跡遺事云

新建義學碑記

知縣 蔣 擢

今夫致治之道不過教養兩大端然教之中有視爲可略而不得不計慮周詳者義學是也古之教者涵育薰陶明道立德以爲修齊治平之具而當其幼稚必使之服洒掃之勞習應對進退之節以漸進於詩書六藝之文蓋根本旣端而後造就有具蒙養之功誠不可不亟亟講求也我

皇上重道崇儒遠邁千古卽課吏殿最之法亦必以興行教化

爲先而畱心吏治者往往設立義學擇名師以董之俾童子服習其中以端厥蒙養是猶行古之道也余不敏承乏瀏陽甫下車哀鴻滿目招徠安集夙夜不遑幸年來時豐物阜百堵皆安閒嘗訪唐裴相國讀書之地隱相之臺猶屹然山麓也越宋楊龜山先生令茲土有善政自是而後風移俗易頗稱文雅之鄉昔何以盛今何以衰庸詎知非上之未盡其教而教之未詳其術耶況



瀏之教尤不可泄泄從事矣瀏自兵燹以來民貧徹骨朝斯夕斯惟衣食自計黃口孺子莫不習於利欲狙詐之途童而習焉長而安焉欲其涵育薰陶以幾於道明德立之域豈易得之勢哉爰與瀏人士謀立義學訓迪諸童乃相度善地惟學宮之右頗有隙區遂倡捐俸金百兩經始於康熙庚午秋月迄壬申春暮落成今而後黌宮之道德文章爲諸士陶淑之階義學之象勺詩書爲諸童誨誘之地日就月將大小競奮詩不云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亦庶幾有焉後之同志毋略焉視之則幸矣

義學置田記

蔣擢

壬申春余設立義學延明師以課諸生志專業勤文風聿振是年冬補博士弟子員者四人亦旣成效彰彰矣但學田勑建原無恆產膏火日用何所藉資余復捐貲置田七十三畝零山三嶂其田除條餉南漕二米外大差雜費耗羨徭役一概除免田附義學掌管契發禮房存案以杜豪猾侵漁尤望後之君子來治斯邑者時爲經理再加擴充庶不致久遠有廢弛之慮培育人才諒有同心故不靳言之縷縷也是爲記

重修瀏陽縣儒學記

蔣擢



天下文教之隆蓋底於今日而無以復加矣我

皇上懋建中和文德所敷無遠弗届凡屬遐荒僻壤之士莫不  
延企奮發思一效於

邳隆之朝維時楚之督撫兩臺檄學使邱公較訂祭祀禮樂  
志剗剗裝潢而分授之郡邑之學宮無非欲學者曉然  
於文物象數之間有以約束其筋骸而豫導乎耳目手  
足俾德器養成名教彰著一道德以同風俗烝烝然胥  
登於唐虞三代之盛而後已瀏邑數十年來屢遭兵燹  
學校未遑修飾而人文科第亦遂寥寥余不佞承乏茲  
土簿書之餘輒進諸生而課其制藝勗以果行育德之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十一

說越庚午大比而明經劉君大撫獲雋士稍稍知所嚮  
往余又於學右購地一區勸建義學萃邑之髫髻秀延吳  
生鳴皋爲之師一時弦誦之聲徹諸里閭然以朔望詣  
學讀法行禮覩其傾圮之狀怒焉弗安謀所以新之乃  
倡捐二百餘金兼囑教諭王君分訓魯君勸諸生襄助  
庀材鳩工諏吉經始若啓聖祠大成殿兩廡左右坊戟  
門櫺星外屏圍牆月臺甬道諸工缺者完之朽者易之  
漉漫者丹雘之其名宦鄉賢二祠舊在龜山祠側久矣  
鞠爲茂草重建於戟門左右文昌閣久廢改建爲祠而  
龜山祠卽附於右焉祠後隙地建訓導署三楹而縣佐



游君縣尉王君諸生耆民之督工者咸樂於趨事經營  
修築五旬而落成非人心競奮之一徵歟予考古者以  
鄉三物教萬民三年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是不徒文焉而已也今瀏邑之學一旦輪焉奐焉有以  
肅祀典而業藏修爾多士朝於斯夕於斯肄習於詩書  
禮樂以研求聖道之精意而發爲昌明博大之文則人  
心以是正習俗以是醇鬱塞澆競之風亦可冀其一變  
矣然則人文之興天或於茲將有以啓之乎爰濡筆而  
爲之記

歐陽文公祠碑記

黎致遠

長汀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二十三

從來建一代之皇極必有一代之扶持君與相是也生  
一代之才人必有一代之經濟文與行是也嘗讀史至  
元如耶律楚材夔夔脫脫安童木華黎諸先達君相同  
心文行一致鮮不謂王氣鍾於西北孰知大和翔洽世  
濟雍熙如虞集許衡揭傒斯輩所產又皆東南之士而  
殊尤卓犖則歐陽楚國文公爲最粵稽延祐元年公以  
天馬賦應制登賢書及至正丁酉卒於官中閒爲縣尹  
爲博士爲翰林爲祭酒爲承旨爲知制誥爲備顧問屢  
屢煌煌龍章寵錫凡定大事決大疑恐得君未有若是  
之專也康熙辛丑余以庸劣視學三楚下車武昌訪賀



江夏熊持綱碣馬登峴山拜羊叔子孟襄陽碑焉過洞庭以南仰道州之師範茶陵之相業汨江之奇功非不心焉識之然詢其子孫世系均能奉血食以永其春秋惟楚國公故里僻在星沙之瀏邑問其地皆崇山峻嶺崕岫崎峭難持馬拏舟以溯其源需三日夜又聞公之讀書處有南山書院幾經燼蝕破廟頽垣居椳楹楯如瘞鶴亭詞字闕略倔彊不可讀余固適適然驚矣嗟夫公以一代名臣有元之制誥冊命纂修方略盡出其手而故里廟碑竟不得一過其地余之恨也幸耳孫勝謙克繼先緒獨力經營於庚子歲仍其制而更新焉有瀏

生尹際商等來請於余乃忻然任之曰是余之責也夫公諱元字原功號圭齋世爲名卿大夫生於瀏邑之馬渡志其始也而卒於順天之宛平志其終也瀏有祀田百畝治其烝嘗子孫世有襲廕以奉其祀墓在宛平香山石井村孫繼宗改歸葬院後逢大慶褒錫勳庸特加恩祭春秋祀典備載史冊學士危素又能張大其事撰其文余備位館垣辱在史臣摛辭以志公約去四百年也略詳其續碑始末如此故不復贅云

二賢祠碑記

知縣

王培生

宋龜山楊先生爲瀏令有惠政邑人至今思之猶南國



之思召公也元翰林學士歐陽公瀏人也奉敕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所著有圭齋文集若干卷今其後嗣雖已無聞而故里尙在父老有能言之者每歲春秋有事於澤宮名宦鄉賢旣各列主以祀而龜山又有崇祠歐陽公亦復別祭蓋二先生德業文章所以嘉惠元元啓佑後人者食報宜如此其遠矣乃考龜山祠卽在教諭之衙舍前湫隘卑狹非神所棲歐陽公則就南郊之荒坪掃地而祭傳係所居故址余自蒞瀏以來心竊不安而簿書填委日無甯晷歲月蹉跎忽復三年蓋寤寐閒未嘗不輾轉反側也今年春擇地於城之西偏議

建一祠合祀兩先生爰鳩工庀材爲堂三楹繚以周垣旦暮督率其閒經始於孟春落成於季夏乃得奉二先生之主以祀焉於是三年來余日所繾綣於懷者今茲始慰矣嗚呼古所謂死而不朽者立德與立功立言三者而已龜山先生以二程高弟傳孔孟之絕學其平生立朝建大議決大事惜不得見之施行而仁心惠政獨加於一邑歐陽公岐嶷天縱學問淵博其著作所傳自實錄大典三史而外凡片辭隻字流播人閒無不愛惜而保護之此其德業文章非皆可以法後世而垂無窮者哉今瀏自兵燹後人文寥落後生小子至有問二先



生之姓字而茫然不能對者蓋自教學廢而人材壞士大夫之所以董其子弟不過習爲帖括之文咿唔終身竊取功名而已古學榛蕪經史瓦棄二先生之遺文遺事久已盡付諸荒煙蔓草之中又安望數百年後尙有聞風而興起者乎予小子不敏承乏茲土德教不加於百姓自惟簿書俗吏面目可憎無以對二先生於几筵之下今雖廟貌重光黍稷維馨神其吐之矣然使邑之人有能登斯堂而追溯二先生之風流知夫古所謂豪傑之士其立德與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如此也則人文寥落於今茲者未必不振興於將來也是則余今日所

以重建斯祠之意也夫

重建同善橋記

知縣 王 珽

余治瀏六載於茲矣下車之始觀乎地僻民淳俗厚政清余私心竊喜曰此樂善之邦也比年以來雨暘時若百穀咸登又私心竊喜曰此爲善之時也夙夜捫心雖不敢效古人彈琴栽花之致顧此心實務與民休息而瀏民亦烝烝然慕義嚮風賦足訟平樂善之誠油油弗艾辛巳夏日余過鄒婆橋舊址其地爲吳楚要道溪水湍急沙磧崎嶇行旅病涉視爲畏途其橋隨修隨廢者蓋未擇其土堅流緩處也乃進斯民而語之曰成枉成



梁王政之一事爾民其有意於此乎曰唯唯於是擇陰陽定位置選材鳩工築椿磬石而遷建焉余首捐俸六十金同官紳士及里民共襄勝舉令民樸實可任事者譚公鼎等董之瀏民駸駸好善樂於經營不期年而橋成上覆以亭寒暑風雨可藉少憩壬午新秋邑之歲進士鶴疇吳君邀余與學博嚴公率都人士往觀之橋窿窿然亭翼翼然水澄泓而順流岸誕登而平坦同聲稱善僉曰是橋傾圯已久前乎此者修築屢無成效待其人而後行是使君之惠也余謝曰非余之功皆同志之力瀏民之好善不於茲而益見乎書曰善與人同爰更

其名曰同善願推而廣之永遠勿替也乃抽管而爲之記橋三洞高二丈許長十餘丈闊丈奇亭八間覆其上經始於康熙辛巳仲秋落成於壬午七夕工費三百餘金其輸資者如干人姓名共勒諸石

岐源寺碑記

縣丞

徐旭旦

清瀏爲楚南劇邑崒嶂者山潺湲者水其中更有青峰插天靈湫盤注必仙釋所居之所若道吾寶蓋大光石霜之類是也南鄉上佛嶺山勢雄拔挺立雲表水泉清冽環遶澗洞昔有我曇上人係了然禪師之徒杖錫訪道自江浙入閩轉由吳楚返於楊岐印證我曇一日行



至上嶺之麓觀其岳峙淵渟其閒必有幽境攀藤越石  
循水道而進一坪靈泉隨結茹而棲焉眼前好景萬彙  
俱集乃起而歎曰緣就矣道在此矣因其高下闢爲田  
治爲地刀耕火耨不出三紀創建梵刹佛像雲堂鐘鼓  
方丈客寮無一不備兼之蒼松翠柏修竹古楸森森玉  
立誠勝果也不意康熙甲寅遭吳逆之變蕩於兵火今  
住持禪僧正方竭力經營依然重興置就近水田百畝  
有奇供佛飯僧紹續了然我曇之法席不亦偉歟且有  
水埠聳其東六龍集其西勒馬互其南臥虎踞其北而  
水合龍江湖瀟湘而瀦洞庭匯彭蠡以入海又大觀也  
而爲之記

修建各倉碑記

知縣 陳夢文

國家倉廩之儲所以虞旱潦防饑饉邦本民天之計甚  
重也又以親民者令也俾時其出納而嚴其考成爰有  
以儲之多爲憂而少爲幸者矣夫令所痛癢相關者民  
也倉儲者民食也設民當需食之際賴此以活須臾則  
增斗益升所濟彌眾儲之貴多而不貴少也明甚雖然



功令嚴而交替數身家念切其不以賠累爲虞者有幾人哉瀏邑常平倉穀不滿萬數非甚多顧倉峙三境在城者環市廛在西在北者均去城八九十里己酉秋甫受事已凜然於懷屢欲經營而力有未逮迄今五稔幸悉值豐年民間家有蓋藏平糶之令屢屆未舉然今夏蛟水驟騰北倉適當其衝其不致翦爲波臣者天也因益滋懼且城倉左逼黃冠之室簷牙相接炊煙轟轟夫曲突徙薪一家之計尙不容緩矧

國家之重寄乎爰築牆數十丈以衛之可五百圍前闕隙地創廟一區祀司倉之神非淫祀也於北倉地亦建新

倉二棟凡十楹廳事將頽葺治之廳事東構屋三楹棲守倉者於西倉地亦更建廳事三楹築高垣與民界劃防侵軼也先是城外有東豐倉屋八楹在昇沖觀又有南盈倉在南臺嶺屋十楹久未葺俱頽矣九年冬撤東倉屋蓋於常平倉後隙地仍八楹如其舊也十年夏重葺南倉朽廢盡易煥然一新春夏可作盤量伏曬之地而秋可貯漕夫然後通邑倉儲之事凜凜數載者可拊膺而自慰有老吏前曰舊例倉有建造里長任之值出於民北倉柱端刻記猶存今工竣而民若罔聞匠作盡官所雇慮後此之難爲繼而修葺之無期也予驗柱良



然不禁喟然曰嗟乎儲食以衛民幸旱潦饑饉之未逢民弗此是賴而乃以工役之興捐其貲而勞其力虐矣況事勢何常人每不知退自計設今夏蛟孽大肆其毒則北倉所儲不難舉而空之數千石之補償將不於令任之乎今所費雖甚不貲而諸處之規模悉整垣廟聿新無紅朽之虞有水火之備若夫前人相沿之陋不因事滌除而尤而效之又何所底乎吏爲肅然請誌歲月爰泚筆略記其梗概焉

灌江橋碑記

知縣 陳夢文

雍正庚戌予由瀏陽調攝醴篆醴在瀏之南境灌江橋

所必經也水源發於霜華山至橋而聚激湍迅駛奔注入江橋當兩縣孔道輪蹄絡繹而水日吞啣因易圯予過之木板腐朽有戒心夫徒杠輿梁之弗成以爲民病守土者責也爰集耆老謀所以修葺者而諸生李渭請獨任更願易木以石石必採自某山待春漲始達而興工作焉予訝其願之奢而急欲以便行人也請先以木生堅持其說予亦無以強也辛亥冬聞石橋成甚堅峻李生果未貸力於人也心甚重之踰年李生貢成均來謁予嘉生之踐言而功倍前人也亟稱之生則肅然謝曰此非渭之能固祖之遺命也渭少孤事祖父久祖父



樂善好施曾建木橋圯於水方欲營石而沒遺訓不及他惟以橋爲念渭以此不敢苟且速成而終必成之者成祖父之志也渭則安能嗟夫論者謂瀏多隱君子今李生利濟之功足以及人而善則歸親若已毫無與焉人言猶信生以序請書其實畀之且以爲爲人後者勸生祖諱錦字今白例得書

仍縣書屋記

王英 縣人

予齋居非敢云清云雅云淡而古拙蓋貧也非貧何不可麗都而巧也哉貧固足以困人而貧足以遠欲足以傲物且足以適志而怡情貧非士之資也耶夫天下士

不盡貧倘必貧而遠欲而傲物而適志以怡情將不貧者盡聲色貨利諧俗屈節而蹙蹙靡所騁有是理耶士無論貧不貧視其志若何耳志有所在而值乎貧且貧而不窘於貧此貧之有資於我也予構書舍放古縮版制周公歌曰縣子顏以仍縣蓋公去朴未遠今仍之亦以畱醇風於勿替耳予處其中時而春也修竹茂松珠桃玉李翠柏蒼梧條楊茁筍鳥歌百轉花弄千翻春不貧也時而夏也黃梅濃雨綠柳旋風推催更曉鷓悵行哥水沖隴畔火熠漁濱夏不貧也時乎秋也蟬鳴雁陣螢灼鞠華融神避席涼颺來簾豐嘗衍祖肆燕宜賓秋



曷貧也時乎冬也楓紅橘實荔出芸生簷凌管玉牖雪  
臺銀爆烈送寒符封迎燠冬曷貧也若夫清明四顧陽  
焰閃搖對景緡經日光接日其佐吾飲者晴其一或晚  
映綠窗蟾空皎潔花影籠苔鐘聲透耳其佐吾飲者月  
其一又或蔭重避暑盤礴臨風座安石筍肴列樹株風  
之佐飲尤不少也其或雨霈疎櫺乘時慰望眾歡雜還  
予賞清新取醪啜之不知何極者惟時雨乎而未若乎  
冬之日梅開雪霰卷掩爐丹頃爾河山片玉花蘂綴珠  
歌綠螳紅泥之句覺白傅風流至今未歇此又諸景之  
最勝不多觀也況諸戚友同遊者閒吟咏則時術不休

閒請益則扣撞從容歷寒暑晦明而不輟應求不孤寤  
呻皆句潦倒齋中者貧乎不貧也其有資於清雅而淡  
而古拙不少也然豈資是而始適志耶值斯則行吾素  
焉耳遂約志其概云

改建文昌祠記

知縣 趙嘉程

邑東郭外里許有孝仙祠其先爲麻衣廟每歲七月上  
旬四方會集頗稱盛觀辛丑秋八月余奉

天子命調任蒞茲土次年始屆會期有告余謁廟拈香者因未  
悉其神之原委姑唯唯應之而終未果往比年來余旣  
疲於簿書奔馳之下無暇詳考一切沿革且又聞其會



寢衰亦姑置之丙午春余自臨湘代篆畢回任邑中諸  
仍其舊惟聞孝仙特顯靈異或降神於鄉愚責盟追愿  
能禍福人更流於縣北附神婦人稱乾女能通神是以  
邑東之廟煥然一新北鄉亦崇祠森立矣余惡其怪誕  
或出奸人之假神誣民其神非聰明正直概可知也亟  
將降神之人械示廟門并揭示曉諭嚴禁香火又恐愚  
民狃於習俗譌謬寢熾閒詣查勘夜闌尙燈燭輝煌若  
再因循聽之必致滋生妖妄爰詳考邑乘其孝仙之始  
也并無姓字鄉里亦不知祠建何時當日止據土人一  
夢訛傳至今原爲邑中弊俗曾經守土者以淫祀禁之  
奈愚民漸染未除復經前長令不申明往日淫祀之禁  
但謂麻衣減禮易以素服顏其廟曰孝仙此尤不經之  
甚邑之人遂以孝仙之據久而愈多附會也繇是像塑  
其父母像塑其子孫并且塑其僕人儼然一家聚處更  
有乾女能醫愚夫降鬼之事亂風俗壞人心莫此爲最  
再不翦除關係匪淺乃集諸首事明切告諭俾擇日撤  
毀其像糞除其宮但無稽之依附血食於茲有年矣察  
其地居邑之上游東方出震發生必藉明神以主之乃  
奉文昌帝君神位敬立於內易其宇爲文昌殿顏其門  
爲文昌祠因其會爲文昌會會中田產香火如初首事



理之并立石以紀之其興廢之由已載於此邑人士有願與斯會者別置一籍以杜日後爭端是爲記

順移堂記

方暨謨 壽昌

雍正癸丑春余應同年友豹菴陳君之召從事邑乘舍於廳事之西庭除爽塏竹石蕭疎令人作濠濮閒想蓋陳君薙荒棘撤敗瓦而新之者也余笑謂曰子真仙吏矣飛鳥鳴琴其在斯堂乎視其額曰順移乃惘然悔余所見淺也君淵源家學掇巍科荷

天子舉賢詔薦令瀏陽奉大夫人板輿以來大夫人年七十耳目神明從宦消息日取古義勗君而君遵奉教誡服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三十三

羔羊飾素絲天才卓犖遇事剖決若流而翼翼小心晨起視事至日昃不怠宰邑數年賦均訟平四境大治蓋爲孝子爲良吏推移之妙沛然直達固宜其命斯堂而有味乎言之也堂之左有亭曰飛鷄是龜山先生風韻所遺也龜山假莊生之義忘物我齊小大榆枋非少九萬非多其見道也遠君誦孔子之言孝移君弟移長外可方州內可廊廟其信道也篤君希風古人藉以報稱國家以爲大夫人娛者在是而余顧以泛泛者美君不亦淺乎豹菴曰余不敏不逮子言然竊有志也子爲我記庶用自勗嘉吾子之賜不獲辭遂書於版知命名之意



非偶然也

蒿山記

許宗謨 縣人

蒿山奠瀏北之中大且高巨障也巍然特出環山數十里皆小山也棋布星羅四隅拱向但山形隆腫無峭峰層巒可登覽無幽壑深巖可玩娛世傳以爲土星理或然也然臨絕頂以觀當夫天朗氣清雅暢盈視西望嶽麓潭州屬日東瞰雙奶平江隱然北據神嶺界牌爲帳南仰石洞蕉溪列屏山之中竹木蕃蔭山之外翠聳千重景物亦宜人矣特念雖有古刹殊非名勝予嘗興感焉柳子云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永州居湖南之邊境僻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三十四

屈夷徼千年寂寞得柳公以文章洗其陋得周子以道德發其華而山輝川媚萬世震耀雖川陝河洛齊魯吳越之名勝山川等視齊觀焉是山也假令李杜韓柳有遺咏周程張朱所經遊安在華山峴山嶽麓白鹿可專美於前也獨是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天地之鍾毓山川之顯秀不限期會也安見今日之所無不爲後日之所

有耶今予生於斯長於斯深遺林間之愧謹記之以俟後之君子

棣樓記

許宗謨

予少時讀常棣詩深嘆兄弟者自然之朋友也不出戶



庭而麗澤之益有甚於他山焉然志同道合兄不能強諸弟弟不能強其兄古之聖賢猶多抱憾實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予與弟訓齒不甚遠自少就傅學連業遊共方顧質本凡庸二十年前只知爲文章取科第二十年以後始攻儒者之學然宦情根於肺腑道義發自渺微一歲之中半營科舉半理儒業其浮慕也甚矣庚寅冬自念文章才短道學味長歲月易馳而窮達有命捐去夙習不復爭仕進焉因切究小學近思錄四子六經及或問語類諸書茫茫學海未見指南一日味晦菴先生泛濫諸書不若專精於一之旨弟曰吾與兄當各專一

書用數年刻苦之功然後更一書吾且用功於大學或問予曰吾見在於近思錄致力始皆專精斯道焉己亥冬僑居里西之袁家莊偶遊山水登高望遠慨然感懷予顧弟曰吾與汝當構一樓名之以棣以誌吾二人志也庶幾春秋咸和冬夏炎涼皆可於此樂業焉自是凡有關吾二人者皆以棣樓書之故樓雖未成而名已先署辛丑冬始構樓於室之東北隅以完夙志榜棣樓之名於其上讀書談道於其中鄂鞞鞞樂融融信哉天壤閒一快境也但念棟宇毗連竹木綿密所謂曠然遠覽情未愜耳雖然樓之建也原爲學耳今吾二人之登斯



樓也既具既翕尙友古人仰瞻洙泗於東遙望榛苓於西北觀伊洛之淵源南窺紫陽之統會睥睨千古俯仰六合抑誰禁予之憑眺也哉而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吹壙以倡吹箎以和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當於斯樓期之可以樂今可以傳後雖元龍百尺何足羨乎因卽其事而爲之記

文昌祠記

陳 邵 縣人

乾隆丙午純齋趙侯再令瀏陽勵精圖治百廢具舉懼巫風之未革卽麻衣廟改建文昌祠且爲記具道其所以然者鑿諸石邵維文昌之說有二天官書斗魁載匡

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是爲文昌宮則天神也化書在周爲張仲在漢爲張良迨宋元延初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則人鬼也由後之說未免近佛氏輪迴之誕由前之說則在天垂象豈非聰明正直之神爲士子所宜尸而祝之者哉侯之改祀是大有造於瀏民也而愚民莫知侯意則倡訛言以沮之曰是不利於科名迨揭曉劉子運際舉於鄉侯大悅謂足破愚民之惑矣已受代去訛言復熾陰計灰之復然士人陶宜元邱民治陳鑰白之當事曰趙侯議善乃定今介休魯侯莅茲土之明年壬子邑人士請祠而



閣之去故土三尺臬始樹捷音至舉二人且魁一經民乃大悅知侯之去祿妄而崇秩祀果大有造於吾瀏也癸丑閣成宰牲而落之魯侯屬文於邵用紀諸石曰願有述俾瀏人無忘趙君之德且致予慕邵惟趙侯知山川之性情并鬼神之情狀者也魯侯慕趙侯而竟其績則亦趙侯之所許也故推本而記之

重修二賢祠忠義孝弟祠節孝祠碑記

訓導 范孟珙

國家忠孝節義之祠所以獎勵人倫維千古綱常名教於不墜而賢喆篤生有能以世道自任功德及民者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三十七

聖朝亦特隆祀典俎豆於其所生所官之地以崇德而報功蓋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其典固甚重也瀏邑故有龜山楊公歐陽文公祠又立忠義孝弟祠節孝祠俱分建西齋學舍之前歷年久遠棟宇頽壞門牆倒塌每春秋承祭遇雨傾注拜奠無地殆非所以安神靈光祀典也余蒞任之初集邑中紳士謀更新之諸紳士咸踴躍從事慷慨捐金議定規模十日營建昔分爲兩楹者今合爲一楹前頭門次二門後三祠兩賢位中忠孝節義左右分布制度精整堅緻鞏固翼翼嚴嚴煥然維新焉於庠入是祠者扶翼世教維植綱常之心有油然而生者矣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各具血氣心知之性卽宜具經綸  
事業紀綱倫物之能然每閒世而一遇或合邑不數人  
蓋兩閒精英純固之氣鍾之自天勵之自人人與天合  
而後勳業著焉文章顯焉忠節彰焉故不數數觀也二  
公挺生宋元之閒昌明聖學黼黻皇猷爲理學宗爲名  
臣最至今數百年猶食俎豆馨香之報於勿替蓋明德  
之昭垂遠矣乃至同爲人臣人子人婦而秉天地之正  
氣死忠死孝死節發於天之不容已動於心之不自知  
卽極流離困頓茹荼飲苦之時百變而不搖其操卒之  
名垂竹帛徽流彤管有以動

九重之知享崇褒之祭與大聖大賢並垂不朽嗚呼此固  
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也而謂三祠重修其  
可緩乎余景仰二賢之風企慕忠孝節義之行且喜祠  
之告竣而諸義士之踴躍慷慨相與以有成也於是乎  
書

楚文塏記

袁名曜

甯鄉

塏制起於西域而盛於唐自韋肇題名慈恩寺中後遂  
以爲科第故事而陰陽五行家又謂其高聳秀拔如文  
筆狀置之得地可以助形勝培文風瀏邑文藪也嘉慶  
癸酉邑之王源瞻與其猶子確葺用堪輿家言於邑治



西南隅建塼七級高十餘尋費緡萬貫皆出自源瞻及確莽而鳩工庀材則確莽獨力工將葺問名於余余旣額之曰楚文閣二年始晤確莽詢悉地勢猶未遑記其事也丁丑春過瀏登蕉溪嶺望大圍山脈循大溪北以逆勢結聚邑城溪南諸山橫鎖於西南河濱踞巔造塼有迴瀾障川之勢乃追述昔年命名之意而補記之或曰楚固離明地瀏爲南楚界吳首邑夙爲文藪以是錫之嘉名爲地靈人傑慶是固然也而意不止此且夫瀏之爲文藪也舊矣自宋以後賢達蔚生史冊彪炳爵祿烜赫不足道其道德經濟學問著述哀然稱首者斷斷

推歐陽原功一人原功早游營道親炙宋世諸遺老而私淑濂溪故所造淹博邃遠又得志於元代盛時以潤色鴻業傳諸無極封號曰楚沒諡爲文天下後世且推爲濂溪以後一人固吾楚人文之傑出不僅爲瀏邑光今以其封與諡名塼以志勿諼雖異地過此猶將翹首而景仰焉而況山川猶是城郭猶是其釣遊故里代產譽髦撫風流遺韻有不顧名而勃然興起者乎然則其興起也當柰何曰高以託其體也厚以植其基也層累以進而夤然上達也若是塼焉已矣此則區區之意願爲瀏之士及凡爲吾楚之士所共爲黽勉而鼓舞焉者



也遂書以質諸建是塙者

考棚記

知縣 謝希閔

余蒞瀏六載邑治前有奎星閣舊基葺成之復創文塙於坤巽二方冀以培文教也而考棚之建未遑每歲科兩試諸童攜几席就試於官舍兩廊未足容散坐地廠值酷暑嚴寒日炙風號蓋心念者久之謀諸邑紳則云十餘年前曾公購地宅有基而未舉今願輸公銀若干以爲建置於是鳩工庀材棟宇屹立窗櫺玲瓏東西列號坐橫以木几鱗鱗然相次而不紊外則繚以周垣高不可踰計日而考棚成余乃進邑人子弟而謂之曰凡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四

事之有基勿壞而樂相與有成也類如是矣人之生也有父兄師友之教以植其基黨塾專其職業詩書澤其性情及其成也德行道藝發爲文章播諸事業粹然不失於正我

國家右文崇學雅化作人遍烝寰宇士之以考爲進取者卽古鄉舉里選之意由縣而府而院試於鄉試於禮部則縣試其始基也操觚者毋詭邪以趨時基之以正理毋浮薄以悅俗基之以實學毋艱深毋雷同基之以和平惇大鎔經鑄史之章後此發名乘時應

聖天子臨軒制策潤色鴻猷誠孰有大於此乎則瀏之幸也亦



余之望也夫

南臺書院碑記

知縣 謝希閔

考瀏邑舊志義學舊址在學宮右側康熙三十一年前令蔣公擢建置乾隆十年顧公維鈞改名近聖書院二十三年張公宏燧遷建南臺嶺更名清瀏書院四十年署篆別駕王公用鍰因地卽名爲南臺書院時則闢館以處縫掖計畝以生金粟皆前賢經始之功邑諸君子眾擎之力也余來宰斯邑遴邑紳黎君志生周君國光陳君遠稽董其事嘉慶十九年除中宮軒廊之地治宋桷承椽楹堊飾而髹績之敬立至聖先師神位旁列四

配穆穆雍雍以時肅將釋奠之禮又重修讀書齋舍牕櫺几榻具備列屋而居無虞黜闇二十二年購潘姓屋宇山場爲曾家坊耕者棲止二十三年因杉山段田莊編茅爲屋遇水坍塌購楊姓瓦屋山場仍令耕者廬其居以爲衛斯三役也總費錢五百九十緡有奇皆黎君輩遞嬗持籌權子母而貯贏餘故得應予之誣諉而屢省乃成也瀏屬長沙分野於山見天馬之雄於水見淮川之清且秀隸其土者英敏敦篤無裂檢旅行之習邑書院爲始基地將鱣銜耶謂蟻術也匪直博門開槐市之名矣近奉



上諭准侍御奏飭各省學政講明朱子全書以端士習諸生際  
明備之世誠能審所用力崇經術而發之爲文無膚浮  
明理義而施之於事無詭異克慎厥初毋隳乃力將見  
臚說經之鼎行且拔連茹之茅矣余何敢言造士而砥  
礪磨礱有司之責以地爲肄習重卽於人以奮勉蘄也  
因援筆記之鏤諸石

體仁會記

陶潯霍 縣人

體仁會者邑之四郊護荒墳禁剗挖培壞塚藏露骨寒  
食挂掃中元賑濟之會也嘉慶戊午吳君震綱等六人  
募諸城廂而會始越丙寅諸紳士爲之增募邑侯懷公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四十二

錫之嘉名置產立碑而會成或以記屬予曰斯會也奔  
走者六人而非賢士大夫之力不及此盍書之以勸後  
子曰以賢士大夫勸盍卽以六人者勸乎六人者胸無  
詩書家無擔石以織以綵以縫以上以鍛以傭而營其  
生者也其始之爲此也何所仿而何所藉乎紙錢麥飯  
之乞箕帚耰鋤之借富者助財貧者効力曾無有疑忌  
者焉積十年而募者無倦容與者無吝色遂乃信其鄉  
先生遂乃信其邑大夫而事垂不朽夫一念之惻怛無  
所仿而合乎人心之同何況於既有章程之後一心之  
誠信無所藉而自得人力之助何況於既有田產之遺



織者髹者縫者卜者鍛者傭者且裕爲之何況於賢士大夫然則何人不可爲善何善不可竟成獨體仁會也歟哉

達潁市社倉碑記

代彭定鰲作

陶潯霍

達潁市有三四五都社倉一區額穀外苦無羨餘積爲社長之累者數十年矣予初聞而疑之曰異哉天下有行朱子之良法而反爲人累者哉其非倉之累長抑或長之職有未盡耳無何而家兄某任其事予時從而勸役焉細詢舊人乃知向之甘受其累者非不欲盡厥職而少爲變通也顧一疑於更張之難二疑於募化之難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四十三

三疑於分任之難積此三疑是以甯率舊章而不敢少加於前人之制甯費己財而不敢借助於同社之力相沿相襲隱忍賠墊於三年之內而倖其息肩此遺累之局所以久不可變也予聞而憮然曰天下事豈獨一社倉哉凡爲教爲養一切良法美意未有積久而弊不生者苟無治人治法相與維輔於不衰一不振而法叢脞矣再不振而法耗蠹矣師儒之視學宮爲逆旅守令之視州縣爲傳舍其中非無俯仰大息之人而終不能不以有所疑異而掣肘蓋繼起任事之難往往如此而從前社長之焦心勞思罷力費財於此者其情亦大可諒



矣然而竊以爲職有未盡者何也則以能去今日之累  
正以全昔人之美原不嫌於更張也時當重熙累洽之  
久地爲仁漸義摩之深則募化較昔人當更易也人之  
好善誰不如我將伯一呼倡子和汝又何憂於分任之  
無人特無有嘗試爲之者耳予遂不揣力微於乾隆甲  
寅之春邀集同志分簿募捐其時三都好義之士幸有  
同心果數月而千金集置莊田新厰舍酌經營定章程  
數十年爲累之倉一旦轉而爲樂利同人曰信哉天下  
未有行朱子之良法而反爲人累者然非某人之力不  
及此請泐石以紀之予曰否否茲役也倡焉而人無異

議此前人立法之善也輸焉而人無吝容此社姓好義  
之善也任焉而人無推諉此同人共濟之善也予何力  
之有焉顧其事亦有不可不記者夫前人行朱子之良  
法尙不能保其不遺後日之累吾儕今日雖以踵前人  
之法而除其累亦特能盡一時社長之職耳卽又安知  
數十年後人異世殊此事終不叢脞耗蠹而遺後人之  
累乎哉安知後日之任斯役者不視社長爲逆旅傳舍  
乎哉然則治人治法因時而維輔於不衰其所望於後  
之君子正無盡又安得無一言以誌之是則區區載筆  
之心也夫



重建南臺書院碑記

楊枝華

國家文教覃敷書院之建徧天下矣其最著者則有長沙之嶽麓瀏隸長沙郡俗敦古處代有偉人距嶽麓一百五十里近接道南之脈興賢育才不較易乎爰考縣志自文靖書院以來基址不一前侯蔣公擢建義學於二賢祠旁聘邑拔貢生胡公其漢爲館師二十年及門彭世正等倡義置膏火田數十畝亦盛舉也厥後顧公維鈞重修之顏曰近聖書院今爲儒學之西齋者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歲張公宏燧遷捕廳遺南臺嶺隙地一所改建於茲顏曰清瀏書院歲己未別駕王公用鐔攝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四十五

邑篆詣書院見規制狹隘且就傾圯慨然振興首倡捐廉百金發邑紳捐冊有能多捐者給額嘉獎又擇殷實老成十三人董其事時眾心樂輸不數月閒繳捐銀四千九百兩有奇鳩工庀材諏吉興工其門閤宏敞其牆垣廣固其中爲講堂爲遜志堂爲奎星樓其後爲文昌閣其旁爲東西房屋星羅碁布井井可觀倣嶽麓以地命名之義額曰南臺書院計捐田二百三十畝以爲肄業於斯者膏火之資將見人文蔚起南臺之盛與嶽麓爭輝矣是爲記

道吾山神龍記

知縣 方爲霖



自瀏陽北門出行十餘里至山麓蟻旋而上怪石林立  
松風泠然又十里平行中開俯視四圍七十一峰環作  
蓮花狀者道吾山也山中建寺前後殿皆供佛由後軒  
旁通小園園中有池清泉一泓歲無盈涸水藻鮮碧有  
物焉長三四寸許鱗甲隱見蜿蜒於其中者皆龍也地  
舊名老龍潭瀑布飛濺經四十四曲所溉諸田雖值亢  
旱而田無所害此卽龍之所以爲神也予以嘉慶己卯  
權茲邑入境問疾苦父老已爲予言神龍之靈會仲夏  
雨澤愆期予遙致禱而獲應及今年庚辰以春雨多甚  
入夏炎蒸殊厲彌月不雨設壇致齋而弗應民咸以爲

憂乃徇眾請以六月九日迎龍臨壇虔誠祈祀將夕而  
大雨滂沱明日乃止百姓歡騰三農舞蹈洵哉龍之爲  
靈昭昭也旣送龍還池蠲吉鳩工圍以石欄更葺池旁  
舊廟祀龍者工旣畢伐石紀其事用告後之君子知龍  
利被瀏人也如此仰維

國家報功之義俯察閭閻望澤之殷瀏人食德飲和無所  
終極則神龍長享馨香而不替也固宜

周節愍公祠碑記

知縣 趙瑜

曩居里聞蒙化周節愍公祠甚著及試令來長沙復拜  
所謂二忠祠於濯錦坊西二忠者卽節愍與先公死難



之司李蔡忠烈也粗得公殉國本末始知戰沒於瀏之官渡口欲求當日郭公金臺所爲公傳不可得激昂悼嘆想見其爲人然公旣死於瀏其遺風餘烈或未之泯當於瀏之人獨詳去年夏來幸茲邑私竊幸之亟訪公事跡皆愕眙不知所對邑乘又闕焉未載公之死至今才百八十年耳遂令遺跡湮沒無片席血食地豈忠節義烈固人所不樂道抑亦興起之無具耶瑜忝守土責惕然滋慙不敢以此或後邑人士聞之僉感躍襄事適移建楊龜山先生祠卽以其址爲公祠請瑜允之牒告大府捐俸錢以爲之倡於是鳩庀工材築之琢之髹之

聖之爲門爲堂爲庭爲廊鐘鼓有序芹藻有位粲然秩然靡不具備肖公遺像居之事旣葳迺撮公事略刻諸石俾後之人有考焉謹按公諱二南字汝爲一字石拙吾滇之蒙化人也崇禎末以選貢爲長沙通判盡職業尋攝攸事張獻忠陷長沙惠吉桂三王皆走公還恢復疆土撫集流亡仁惠大著乙酉擢守岳士民乞畱改守長沙當是時愍帝已殉社稷流寇南竄湖南北烽火被原野鄂岳相繼陷長沙獨當其衝督師何公騰蛟與公及三四舊吏日嬰城固守其年五月二十七日李自成餘黨焚劫瀏陽公督黃朝宣王俊才二營兵來禦激勵



將士大有斬獲六月八日賊突犯官渡河口與戰敗之  
公亦被創有賊將李活虎者以公屢勝兵寡且疲引悍  
卒潛渡下流繞陣後擊公二將潰走公獨裹創血戰爲  
流矢所中死於陣參謀軍事吳愉被執不屈死賊遂陷  
瀏陽蓋六月十有一日也事聞贈公大僕寺卿

國朝乾隆四十年諡節愍於虜公以身捍賊衝冒鋒鏑憤  
激而死瀏邑陷長沙亦漸不可支其有功於斯郡甚大  
而於瀏之民爲尤厚也夫可毋死而死畏死而卒至於  
死皆不足以言勇惟其始以無畏死之心而持其克敵  
致果之志然後以一死爲足重觀公之奮身敵愾卓卓

如此斯其風節固可以媿當世而勵後世宜其俎豆尸  
祝千秋弗替乃至不能舉其姓字幾漠然與冷烟荒草  
共此消滅而況以死勤事於茲土弗克與滇湘并隆其  
祀將何以妥公之靈而爲頑懦廉立之一助歟瑜旣喜  
邑之士克勇於義以共成厥役而益嘆公之風節實足  
以興起百世之人心於無窮也爰備記之

重遊九溪龍洞記

宋遠醇

縣人

予乙未歲隨叔父慈溪公暨黃冕亭先生明軒春帆兩  
兄同遊九溪龍洞厥後偶過其地每流連不忍去今歲  
壬戌星沙王君仲仙館予家塾涼秋九月晴日天高星



槎十六弟爲重九登山之約乃與王君仲仙黃君石圃  
劉子雲飛兄弟星槎及予共六人命奚僮攜酒重遊其  
地是日也躋巉巖緣絕壁攀新栗曬香泉鬪拇飛觴披  
襟歌嘯予六人樂甚第予與星槎曾經歷覽其他皆始  
來遊者見洞石天作地生千態萬狀不可繪畫仲仙則  
欲詳爲之記以誌斯洞且俾斯遊之不虛也由是循洞  
之左得小洞焉窈而深秉燭以入洞之右有曲徑焉險  
而滑夾道嶄然皆吾前此未到者其小洞星槎尙知曲  
徑則山僧所導星槎亦不知也予因求昔年擊石響崖  
之地邈不可得詢之僧云山巔有孔擲以石圓轉跳躍

然後有聲卽欲握衣登覽僧辭以日暮酒酣徑險道狹  
乃指示洞之上有若樓者有若堂者有若房者必需梯  
躡以上訂於明年九月再遊嗚呼茲洞也予來數矣而  
挹取不窮如此又何論乎王屋大行洞天福地之勝哉  
抑予竊有思焉夫士人學道鞭心策力竟日窮年用期  
躋古人堂奧次第得之以盡其量凡金匱石室之藏罔  
不徧觀盡識使略觀大意卽良其趾是如行百里者半  
九十又烏能馳騁仁義之途翱翔詩書之府以馴至於  
賢關聖域耶予年踰四十雖壯心未已而修名不立學  
殖就荒迴憶始遊時迄今幾三十年矣慈溪公久沒冕



亭先生諸人皆不復與惟石圃爲冕亭先生從孫把酒  
臨風惓念疇昔依依若昨日事憶少陵明年此會之句  
又不禁感慨係之矣

老女橋碑記

劉名鋒 縣人

同里甘姓望族也世居小江甘家灣有老女橋焉明甘  
氏女名金貞以父母無子矢志不字紡績奉養葬親後  
以供養餘貲而建之者也橋磚鐫正德十五年甘氏金  
貞立女年八十餘卒葬橋左嘉慶丙子鋒與修邑乘因  
將金姑事及橋與墓備紀之道光初橋水圯甘族拾橋  
磚置墓側有竊其磚者輒心動還之十九年甘生崇勳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五

以復修事葺屬鋒爲之記且云歷今三百餘年一旦病  
涉欲重建適祖姑夫劉公蓉屏宰奉新崇勳客其署語  
余曰曾夢老嫗自稱金姑謂橋宜復修向我諄諄醒寤  
弗忘今以銀二十兩付子且募足之崇勳歸商之族祖  
志湘族叔孔炤孔晟等募各房及族媛共獲錢二百餘  
緡鳩工興事以石易磚今橋已訖功乞先生記之以垂  
不朽鋒竊惟古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其立心行事初非  
有所爲而爲之也卽如金姑激於父母之無養自傷營  
獨誓死不嫁終其身生養死葬毫無欠缺使父母無子  
如有子且勝於有子彼其心安知有他計哉知有父母



而已真其利斷金恆其德貞不愧命名之意也一點精誠血性數百年來宛然如生後之人經其墓過其橋訪其事蹟當爲皇然興蹶然起咨嗟欷歔感動奮發而不自知其有功於人心風俗豈淺鮮哉抑鋒尤喜甘族之女媛有同心也一女倡修眾女樂捐頓使前人遺蹟不沈淪於蔓草荒烟金姑貞心亮節固與天地無終極合族之女之表揚盛德亦復人世所希有宜乎自金姑後甘族德義節孝相望不絕也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其金姑之謂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甘族眾女之謂乎

重修學宮記

知縣 趙光裕

道光壬寅歲光裕再攝瀏篆時文廟傷於蟻且傾頽已議重修矣適紳邱穀士之稔偕同事來謁具道日者言廟位乾亥方凹風射入殿內故遷建不久而朽壞若此欲改大成殿遷故崇聖祠地而擇廟左廣爽隙地建祠光裕周詳審顧卒然其論客有持陰陽之說進者曰瀏自學宮遷建後二十年閒科名日盛更張位置殆不可也又有謂五王素安地孔子雖聖不得以子孫居之光裕答曰是固然然使無乾亥凹風則殿不蟻齧可無庸遷矣又使無廟左隙地以祀五王亦不敢遷且均之吉



地何不可遷之有若謂孔子居五王位爲不宜則未免  
執世俗之見而過拘也客默默而退穀士遂與眾紳興  
工役制甚宏敞計廟中長四十六丈廣十丈視舊加隆  
焉其右乾亥凹風處起奎文閣以禦之下設楊龜山歐  
陽圭齋二賢祠其左爲崇聖祠及學署廟成光裕適有  
郴州之役穀士尚札繪圖請記其事且云向持說不一  
者今且息矣光裕旣喜造修之壯麗堅實並嘉邑人士  
之卒無參差也爲記以歸之是舉也前令沈公心甫創  
之光裕幸與議之司其事而勞最多者穀士也例得備  
書以告來者

擬印心石屋記

朱文煇

縣人

宮保陶公少時讀書之室前臨資水水之湄有石瑩然  
方正浮出水面往往風水相遭淪漣迴薄挺然而卓立  
公觀之有契於心因以印心名焉而又揭以顏其室曰  
印心石屋旣遭逢

神聖節制兩江之六年剔弊興利政通人和乃請假南旋展墓  
並以是乞

宸翰焉

天子予厥請且

命歸而摹書於巖一時



恩榮冠極千古矣公歸道經長沙因屬牀記之牀不敢以不文  
辭因爲之記曰嗚呼是石之呈奇於水湄也蓋天置之  
以啓公爲學爲治之大者也公之以是石名其室也蓋  
善承天意而以自成其爲學爲治之大者也竊嘗論之  
人得天地之氣以有是形卽得天地之理以有是性是  
性也者固具於吾心之中而卽人之所以爲學爲治之  
大原也顧性之爲體至圓而其爲用則實至方一理渾  
然大小各具不得不謂之至圓矣至其爲仁爲禮爲義  
爲智則實皆釐然秩然各有攸當蓋其條理不可或亂  
準則不可或淆自有毫釐絲忽之不可以少爲假借者

如此又安得不謂之至方乎惟方故圓惟方之至故圓  
之至是則性之所以爲本體者然也是故君子由是性  
而行凡夫倫常綱紀之重出處語默之詳手足耳目之  
用往來酬酢之繁莫不各有一至方者存雖其閒不無  
或剛或柔或屈或伸之異致用明用晦用經用權之各  
殊有極人之所見以爲變化莫測不拘一迹者而自君  
子之一心出之則固未嘗不隱隱然自循其至方者以  
爲之應初非少可以私意而爲之加損焉者也及其出  
而爲治則凡致君澤民之大臨政處事之宜禮樂兵農  
之經刑名錢穀之實又莫不各有一至方者以寓於至



紛至蹟之中雖其間亦有或損或益或操或縱及夫從宜從俗因時因勢不同之極致而要其實則固皆隱隱然自循其至方者以與之虛心而委蛇又非少可以私意而爲之上下焉者也能方如此故凡出之身以加乎人者莫不有以見爲均齊者焉莫不有以見爲平正者焉是以君子無言則已言則滿天下而無口過也無行則已行則滿天下而無怨惡也無施則已施則推之南海北海東海西海而皆準也凡若此者皆本乎吾性之至方者而特因是心以出之固無人而不有亦無人而不然者矣然吾以觀今之君子竊不能無異焉彼舍方

以務圓者無論矣閒有以方自勵者其於一切大端亦若以方爲務而至於利害所攸關私情所不便則往往任意屈伸隨情高下一若天下事初無本然之定則而可以移易於學於政莫不皆然吾嘗切究其所以大抵皆以私意爲主而初不覩乎是性之本體於是任心而不任理亦無怪其不方矣不方如是而欲求施之己以加乎人者皆得其均齊平正焉嗚呼其又可幸也歟然則欲吾所施之悉得其均齊平正莫如亟返吾心之至方欲亟返吾心之至方又莫如亟識吾性之本體雖然

是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今觀公自少時卽嘗以是自



勵而又假於石以自印其心蓋至於今尚復惓惓於是而不少釋焉則知公之所以致力於此者深矣則知公之有得於是性之本體而以行乎是心之至方者切矣然則凡所爲行之已以加乎人者豈復有不均不齊不平不正之事哉則信乎公真可謂善承天意而克以自成其爲學爲治之大者不然公之政績震耀一時當世仰之莫不以爲有大臣之風是豈果無其本而然歟彼世之僅以其才致羨於公者果爲知公也歟昔者孔子自述其學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大學傳言治曰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明乎二者之義則知公今日所以自印其心者蓋真有得於聖賢言學言治之心印牀不敏竊敢用是以爲記而樂以告於斯世云

序

國朝

重建南臺書院序

知縣 王用鐸

講學舊稱嶽麓豈山川之美風月之富云爾哉蓋有由也嶽麓之爲山幾千百年矣當南宋時朱子與南軒張公先後帥潭州賓從門人皆極一時之秀晦明風雨過從嬉遊一觴一咏之間莫非所以闡性命天人之旨修齊誠正之微後人因之故嶽麓書院爲南省最瀏古潭



州屬縣南有天馬山亦不知幾千百年矣有元歐陽圭齋先生挺生斯邑道德文章卓然名世曾讀書山下遊其地者往往感慨而興起南臺嶺實與相望焉故南臺書院爲瀏陽最余公暇閒步見書院齋舍講堂漸就頽圯集都人士而謀新之不數月反宇峩峩層簷翼翼缺者補漉者新庖湑齋廚俱完而固是固可以粗塞有司之責而爲士子藏修之所矣抑余更有說焉自秦漢以來聖道湮塞宋祖受命五星聚奎濂洛關閩諸儒出而孔孟之道燦然復明厥功偉矣朱子嘗謂永康事功江西頓悟必關二者然後可入道又獨稱長沙士子夙知向學意者衡嶽之高洞庭之深地氣固效靈歟抑父兄之教師友之化漸漬而然歟縣至長沙百里而遙道德文章如歐陽公者代有其人多士弦誦其中仰鄉先生之流風爭自樹立豈僅取青紫登科第爲親戚交遊光寵已乎安見今日之南臺不能及昔日之嶽麓也余一官蓬轉昔自衡來今又辰往回憶鷓亭鴻閣如在目前故樂紀茲事之成與諸生共勉之也

說

國朝

新建永安市名說

知縣 王 珽



瀏西北七十里有潦泝市爲入郡要道人烟頗繁實邑之巨鎮也粵稽其名縣志未詳所自口音則與老虎無異豈厥初偶因彼著稱而後人借同音之字飾觀耶夫虎雄長百獸號曰山君本宜深巖邃谷以處以游詎可令其入市橫行擾我郊堡震懾我人民習俗相沿歷久而名未易豈偶未之思歟抑苛政未除而邑之父老子弟藉是以寄其不平之微意也昔宋均務德化虎皆渡江茲遇郡憲王公奉

旨丈田檐帷按瀏首於此市駐宿一絲不擾雞犬皆恬在良懦

之氓旣已蹈德咏仁彼哮猛之類敢不望風辟易余藉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五十七

此良會擬改嘉名俯仰思維莫若永安二字之爲善蓋欲其去眈眈逐逐俾居民長享甯謐之福且以誌郡憲清惠之德也故特表而出之

跋

元

跋先冀公沁園春詞

歐陽元 縣人

元子來前還憶汝今朝初度時是吾家幾世書香閱  
閱我翁疇昔心地坦夷宅相伊何泛紅老子汝母慈  
仁喜有兒如今恨倚門人去和膽爲誰丈夫七十何  
爲算三十功名已是遲要經天緯地拓開實用嘲風



弄月省可虛詞我亦平生厄言徒費猶酌檐花向九  
疑團樂好待老吾泉石畱汝鍾彝

大德丁未元賤生之日先公祝之沁園春詞元受而藏  
之第年少家貧性亦疎散房中惟有一敗篋以繩約之  
篋中無所有又以紙外護之甚嚴暇日時復展玩明年  
戊申不幸先公棄捐自是見輒嗚咽殆不忍觀皇慶壬  
子元免先公喪又二年矣先公在時所定謝氏歲久不  
克成婚繼妣長沙郡君謀爲元畢婚姻而元方游湘中  
繼妣老妮啓元篋取故衣浣濯補紉以俟新婚老妮目  
不知書篋中文字亦爲所持去此詞亦在焉元歸而求

之竟失其所遍索十數日無得深自刻責以爲不能寶  
藏先人之訓遂爲此生抱恨之大端每至劬勞之日則  
泣而識之如是二十五年屢嘗籲之先公冀陰相之庶  
幾復見此詞以無負付囑之意延祐乙卯以來元僥倖  
科第歷官中外至元元年乙亥叨恩翰林直學士國子  
祭酒先公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  
海郡侯尋蒙奎章近臣奏請有旨申敕詞臣製碑以賜  
元感激之餘付書還家囑舍弟信翁先白於禰告祭之  
日諸昆弟子姪咸集中堂姪進老遽前曰昨日偶治故  
書得先祖手澤一紙蟬食殆半乃壽八翁沁園春也兄



弟相視大驚曰此汝叔平時徧求而不得者汝何得此  
眾取視之果然卽付書報元京師二年丙子夏謁告南  
歸立碑甫抵舍姪卽以詞見遺元奉詞涕泣如隋珠和  
璧去而復還自計生平可喜之事未有過此嗚呼異哉  
詞所謂宅相伊何泛紅老子者謂外大父臨賀府判理  
齋李公也倚門人去和膽爲誰者是歲免先夫人喪也  
嘲風弄月省可虛詞者元少作頗患多故先公以實學  
勛之也猶酌檐花向九疑者先公分教春陵時將之官  
也雖然元之至喜者以此詞之失而驟得則先公若有  
陰相之也他日或可追伯魯授簡之責也其至懼者則

以先公期待之意如彼而元之疎文謏學所成就若此  
其何以追伯符不克負荷之譏乎裝潢旣完蹤跡所至  
必攜以自隨三年丁丑以侍講學士召入京戊寅春以  
二品恩例申請夏五月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冀郡公先妣追封冀郡夫人  
六月甲申祭禮畢因出此卷再寫善本并致所感云男  
元泣血書於賢良坊寓舍

祭文

國朝

祭楊孝子文

知縣 韓 燦



年月日瀏陽縣知縣韓某謹備祭儀上禮服於麻衣之神而告之曰某聞孝爲百行之原禮爲萬世之則故人子之孝無窮而先王之禮有制雖古聖人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某承乏瀏陽三載於茲每至七月十二日百姓皆衣麻衣駭而詢之曰神之故某私心竊喜百姓知有孝子則教化易興惜所以敬孝子者適足累孝子以非禮也按禮親喪期年謂之小祥則具練服兩年謂之大祥則具禫服禫服三月而除其有不除者爲未葬也葬則除之雖周公孔子復起不易矣是以古之君子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也母沒而栝椹不能飲口

澤存也見父之所嗜而不忍食聞母之所畏而泣此皆昊天罔極之思終身無斃而從未有終其身服麻衣者以有禮也況神之旣沒距數百年而猶服此非禮甚矣神必明禮則必以數百年之麻衣爲非禮特不能自言其意竟無有體神意而代言之者百姓習矣不察年復一年以至今日則非孝子之過而敬孝子者過也故曰累孝子也或曰孝子以麻衣沒卽當永以麻衣祀之易之不敬某曰不然敬孝子者敬其德非敬其形漢董黯孝子也曹娥孝女也黯殺人以報母仇娥沒江水尋父屍而死歷朝旌表禋祀最盛敬之者如以形而已矣豈



可像其挾利刃以殺人負屍而浮江水平則知以衣奉神非敬以禮奉神爲敬也且百姓羣然披麻執引以迎神於道則尤某所不解也禮五服之外弔喪會葬則白衣冠孝子之親喪與孝子之喪遠矣孝子之親與孝子葬旣久矣今迎神所以敬神而披麻衣執麻引導神之與無異發人之柩睹斯景也神必駭然且披麻執引者豈無父母在堂者乎君子親在不衣純素胡爲乎哀經以臨之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諒神錫類之意惻然不安某將曉百姓以先王之禮而爲孝子明其以禮自守之意且代言其駭然惻然以釋百姓之惑自今以往

常服事之安車迎之有不遵必治以法茲先爲神易服並易其稱曰孝子之神易其額曰孝子之廟嗚呼孝子足以風世雖有奉天子命毀淫祠者不得執麻衣非禮之說以議之矣惟神鑑之

牒文

國朝

牒城隍驅虎文

知縣 蔣 擢

天之率育斯民也明則有吏以治之凡謀其生而善其俗當無所弗至有作姦慝以害民者吏必糾以刑而置之法不然則吏失其職矣幽則有神以司之凡時雨暘



而運氣化當亦無所弗至有肆猛毒以殘民者神必殛其魄而示之罰不然則神尸厥位矣今瀏邑之虎大肆猖獗本縣遍牒各都之神而搏噬如故里民紛紛來愬者其勢孔亟矣豈神未之聞耶抑呼之而不應耶禮謂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從來弭災救患惟神是恃以無辜之婦子供異類之饗饗大災大患孰有踰於此者胡以諸神竟置之不問也且猛虎竊伏於山谷林藪弱肉而強食固其性然也若使奮其爪牙恣其攫食而冥冥之中竟無潛驅而陰制之者則斯民之無噍類不至於今日矣然則神之力固足以制其死命而

籲之若不聞呼之而不應何耶是非虎之敢於肆其害毋亦神有以縱之也夫縱姦慝以害民則吏失其職上官得而糾之矣縱猛獸以噬人則神尸其位城隍尊神有統理之責獨不得而飭之歟某於本月朔日齋戒沐浴謹以剛鬣柔毛香楮清醑之儀虔禱於尊神之前惟神顯厥威靈將噬人之虎褫其魄或飭各土所司陰行殄滅俾大害早除民生罔罹其毒知尊神軫恤民瘼必不至膜視斯言也

引

國朝



募修古觀音閣小引

史大成

甯波

吳楚之交有嶺曰渠城界東爲袁州之萍鄉西爲長沙之瀏陽嶺不甚峻但東西必行五六里始見廬舍人烟其道曲而隘蘆葦叢生高於人可數尺風生葉動如有異物出而撲人實豺虎藏伏之區也余車馬僕從經此尙有戒心則孤旅可知矣嶺之巔有小庵住一僧一老道余喜庵可以少憩而責僧不能薙去蘆葦僧曰此非吾兩人手足所能辦也顧數椽恰受兩人止可烹茶以濟過客已耳及余視其故址荒地頗多舊觀音閣也遂思復其棟宇以招僧而多其人力以除道因作小引告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六十三

四方之好義者

修蘆前山路小引

陶潯霍

縣人

戊午之秋七月旣望二客過予以蘆前路募修序爲屬予正襟詢之曰厥路爲何客曰自吾鄉寶蓋寺而北山益峭水益駛有路之沿石确附長坂蜿蜒偏窄而入者曰蘆前其高者出青天臨絕壑而不敢瞬其下者入黃壤仰懸崖而不能扳也如是者凡二十里而遙蓋蠶叢魚鳧之所不能闢而天梯石棧不足方其險者也予曰嘻如客言特豺狼虎豕之徑山鬼木客之居卽有過客亦獵禽采藥負薪曳杖者流其事閒其情逸朝出暮入



習而安焉子何所用其修爲客曰不然是雖山徑實平  
瀏二邑東北二鄉之捷徑也以其捷也故兩邑之民販  
夫販婦勞苦旅人常絡繹焉蹂躪多則崎嶇益甚崎嶇  
甚則修益無人富商大賈旣不由斯而高人賢士之轍  
迹更無從及惟此觸風雨冒寒暑飢渴頓踣之人履險  
蹈危於其間誰能寸草片石之剗除哉不特此也地險  
人窮而天又重爲之困一歲之中惟冬氣收藏道路可  
辨若夫春夏之交草木蒙翳加以重霧彌月咫尺常不  
能辨物當此之時肩負重任足難正履以是而墜崖齧  
粉者歲恆有之蓋爭錐刀之末捐軀命之重在小民原

不自惜而至於狐狸蠅蚋之是飽招魂收骨之無方雖  
曰天實爲之抑亦地險境窄之故仁人君子所當聞而  
惻然者也予聞而喟然曰嗟乎安得其地常爲冬日之  
開朗乎客曰子甚毋言冬日也蓋平地則陰陽和而寒  
暑適重崖之巔夏霧旣多者冬雪又十倍焉往往村原  
微霰蘆前之路已聞有雪中墜殞者積雪堅冰雖孝子  
悌弟不能覓其所已西之冬蓋至十餘人焉使其道略  
平何至於此子聞而又喟然曰嗟乎安得其道盡由眾  
山之麓乎客曰吁子更毋言山麓也山聚之地其麓皆  
合而成峽其徑常在水中雨沛則四山傾瀉頃刻化爲



瞿塘灩澦雖峻足不能出有滅頂於洪波焉已耳使其  
道路修而高又何至於此子聞而顛然曰修之柰何客  
曰令其地得贅爲石誠善矣然山水竊發泥去而石隨  
之不易爲也今但謀每歲一修薙草平石寬之補之其  
有暴漲坍塌之虞則又隨時治之期得行人穩步而已  
第創始繼修當籌久遠必得百數十金釀會生息乃善  
子幸一言以爲善士長者勸予聞而拊髀曰善雖然予  
無用更爲言也人之樂善誰不如我卽以客言述之想  
善士長者未有不聞而欣然者於是乎書

銘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六五

元

元敕賜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

侯歐陽公神道碑銘

張起巖 濟南

惟歐陽氏廬陵別族有家瀏陽同出安福文忠相承魁  
然大儒防里清門世德不孤操義風烈堅持允蹈服膺  
克繩義方之教三代之英士生其時世其道德以恬以  
熙至行應古鄉邦攸重士子景從如鳥歸鳳衛道育才  
再世一心播耬百年有穫斯今綸章載頌秩登侯伯霈  
恩所生於渥其澤大君賜命詞臣敬承撰名發潛匹休  
廬陵宜昭幽顯帝仁若天垂世無垠可千萬年



敬心齋銘

歐陽元 縣人

人之有學治心爲先心得其理乃聖乃賢聖賢之爲其要曰敬清明在躬齋莊中正敬不於貌敬於其心思而儼若上帝汝臨無貳無虞惟精惟一飭我天君守而弗失學之終始惟敬靡他身之主宰非心而何克敬在心亦敬亦聖聰明惟堯溫恭者舜湯日日躋姬文緝熙孔嚴三畏顏謹四非孟子養身尤善養氣彼何人哉希之則是勸爾敬心心以銘鐫爲此銘者大史氏元

友吾銘

歐陽元

吾仁吾以友我是須輔雖資友取友在吾人肯友吾視

瀏陽縣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六十六

吾可否善不吾若友吾何取尊者友卑貴不吾見乃忘勢分乃友貧賤賤者友貴所貴吾立傲固不可佞豈可習有人於此如澤相麗吾友友吾交盡友誼曾子之學省先吾身吾友爲誰必顏其人惟顏與曾尙友千載讀詩讀書吾志吾在

明

昇沖觀銘

并序

王獻芝

昇沖觀在湖廣瀏陽縣之孫隱山下不知創於何時或傳唐孫思邈真人隱處於此觀以昇沖名者其徒學孫之道卽其地而屋之以其師昇仙而神之也觀宇傾壞



久無住持今國朝道會王震經始修葺之爲祠其闕而  
觀之名以著宣德庚戌邑人喻道純棄俗學道於觀後  
七年正統丙辰來遊於京師禮今悟元養素凝神沖默  
闡微振法通妙邵真人爲師邵之道卽孫之道也道純  
受其傳而能心領神會得其要旨邵因薦爲元議累陞  
至右正一住持洪恩臨際宮每月朔望一命行祭禮於  
宮神其恩榮之厚莫能踰也昇沖觀實道純發身之地  
相違二十有五年於茲適新之以寵其舊規者未嘗一  
日不在念也於是罄其累年所節縮衣食之物付諸道  
會彭思偉住持劉允福等市材鳩工而重修之其正殿

三閒廊廡齋堂與夫道會之司庖湏之所莫不以次完  
美乃告成焉道純曰吾所以修之者非徒以是振吾宗  
師之傳而已良由陰陽之和風雨之時萬物之阜四民  
之各安其職業而吾徒得以行其所傳之道者皆上之  
賜也宜歲時朝暮鳴鐘焚香誦經正殿祝聖壽永膺天  
命以康天下而宰百神上之福也不可以無碑記示悠  
久詣予請焉考孫隱山在昇沖觀之後其嶺有飛昇壇  
壇旁有洗藥泉派出老樹穴中四時不竭前有洗藥橋  
信乎神仙靈境去南嶽衡山不甚相遠昔韓文公言南  
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而清淑之氣



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金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必有魁奇之士生其閒由此觀之則孫隱山當在百數之內是宜昔有思邈之宗而道純得以承之於今此昇沖觀所由重修也用紀其事而銘之銘曰

巍巍名山鍾靈儲精邇於南嶽靈人獨生其生伊何演有道術克神其逝乃有其迹乃創其觀揭名昇沖用昭靈異特立厥宗輪奐隨心峩峩紫府不勒豐碑何以千古勒之碑之曰惟喻師市工輸材括囊罄資既完既美功歸道始不曰先宗曰奉天子天子萬年四方甯謐惟元惟一同乎無極